

纏綿以後呢？

陳映湘

——試論曹又方的「綿纏」

一、

「綿纏」是女作家曹又方的第三本小說集。她最初出版的專集，是以蘇玄玄爲筆名的「愛的變貌」；其次的一本是連載的系列小說「蝴蝶怨」。

「綿纏」一書，收集了十一個短、中篇小說，寫作的年代前後相距有十幾年的時間。最早的一篇是她十八歲時以「光虹」爲筆名的「杏」；最近的一篇是她甫經發表便傳誦一時的中篇小說「綿纏」。由於作品創作的時間，相隔是如此的漫長，也因此可以從這時間的流變裏，去瞭解一個作家的思想，如何的因爲

年歲的增長，而由掙扎、蛻變的青春期，以致於今日的成熟期。

二、

「綿纏」是一本描寫生活在二十世紀轉型期文化下，中國男女的愛情故事。創作的意識是頗具時代性的，敘述的是時代男女的悲歡離合。由於它能傳達出這個時代的某種信息，不是才子佳人式的鴛鴦老調，因此才有了被論列的價值。

男女間的愛情，永遠是文學家願意謳歌的主題。除了愛情本身的浪漫色彩，具有誘惑作家的魅力外，

它也是感動讀者的最直接有力的素材。繁華富裕太平盛世有男歡女愛，生離死別的兵馬亂世也有人間至情。古人的愛情，溫婉時如詩經的「關雎」與沈復的「浮生六記」，激昂時如「文君夜奔」與「焦仲卿妻」。這些均是在農業文明的背景裏的愛情故事。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，二十世紀的男女愛情，顯現的却是一個不同於古人的面目。尤其是身處於轉型期社會的這一代男女，由於傳統的禮教規範仍然根存於民族的天性，却又因為西方文明浪潮的不斷衝擊，隨之而來的是在愛情觀與道德觀上，對古老的懷疑與揚棄，西方的訝異與吸取。因此發生於男女間的愛情，也是暴露了兩個文明激盪後所遺留的疤痕。曹又方的小說，描寫的正是掙扎於兩個文明下的男女，他們對愛情與婚姻的熱愛、懷疑、挫敗與無奈。因此是頗具現實性的。

早期的曹又方的作品，描寫的愛情是頗為純潔與甜美的。「杏」、「天鵝」、「三支蒼白的臘燭」的故事，是這段時期的代表。小說裏的人物，在愛情未到的時候，是不少的渴望與憧憬，愛情來到的時候，是如何的興奮，彷彿「這一輩子，祇要有一次偉大的

愛情，也就不算枉活了。」可是有一天愛情也會褪色了，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明日黃花。於是就來了幻滅，失去了愛情，也就失去了一切。「天鵝」裏面的女孩，在未見過真正得天鵝前，一心想着的祇是天鵝的優美與潔淨；可是一旦她在吵雜的動物園裏，面對着她的幻想時，她失望了，她見到的現實不是純美、寧謐、安祥，而是讓她那般無法忍受的齷齪與骯髒。天鵝的形象在她靈魂裏的死亡，也是她「單純而恒久的愛情」底憧憬的破滅。美麗而素潔的「天鵝」，原是迷信愛情的人，建立的一個單純的理想世界的象徵，但這樣的世界，原本是無法苟存於現實的殘酷世界裏。就如同一隻白晳、脆薄的瓷瓶，置於滔滔的洪流裏，它的命運是不問可知的了。

理想幻滅的人，因着苦痛的挫敗意識，通常是企求透過某種表達的方式，達到某種程度的補償作用，以撫平心靈的創傷。而背德式的叛逆或許是最強烈的方式吧！

一座死城呵，我空虛。

高高，我媚惑地說，就給我點快樂吧，

也許，我們該先買瓶酒，只要醉死就行。

——「三支蒼白的臘燭」

如同這樣的無助而空洞的吶喊，是十分的虛無與脆弱的，而此種靈魂上的病症，許是「失落的一代」的徬徨少年所共有的特徵吧。「永不要天明」裏的女孩，祇爲了要「打倒父親的五千年」，爲了摧毀「穿着學生制服，只能做制服意義之內的事情」底信條的權威性，竟在一個深夜與陌生的男人，敲開了一間小旅館的門。然而如此的叛逆，實在並未能從既定的倫理規範中，得到絲毫的解脫與慰藉。

我原本是想從反叛中獲致快樂的，可是我却不能坦然的抹去我的羞耻的罪惡感。這真的好醜陋哦，這哪裡叫做快樂？痛楚、痛楚、痛楚，我忍受的竟是一樣的痛楚。

——「永不要天明」

早期的曹又方的小說，描寫的正是這樣的一羣對愛情懷抱着理想主義，却又因爲現實的殘酷而告幻夢破滅的人物。因着他們的年輕，所以有夢、有憧憬，並且他們的夢聖潔得如同湖畔的天鵝。也因着他們是活在這一時代裏的人，所以有抱怨、有不滿，爲着擺脫「五千年父親」的羈絆，他們幻想着能從背德的實踐中去尋求自我的認同，然而在床上的此種叛逆，等到「明天便成爲了一種殘酷」——官能的快樂終究是無能解救靈魂的困苦啊！

妳錯了，三十年代的電影是非到最後男主角不會吻女主角的，而現在一開始就是床戲。

我覺得你好無情。

當然，二十世紀不再是羅蜜歐與朱麗葉的時代。

——「都市之晨」

工商業掛帥的現代化文明的最大特徵，是人的感

性的麻痺與萎縮。表現於男女愛情的是徒求肉慾的發洩，是男貪女歡，缺乏了農業社會裏的那份閒情與浪漫。

這種精神價值的崩潰，表現在曹又方小說裏的是每一篇故事的結局，均是悲慘得如同一個永無盡止的惡夢。「天鵝」裏的她在幻夢破滅後，對自己說「天鵝早已經死了」，「三支蒼白的臘燭」裏的她「只要醉死就行了」，「都市之晨」的她「閉上眼，真怕去瞧見一個鮮血淋漓的都市之晨」，「永不要天明」的她，也只能咒咀「管他上帝，還是魔鬼，但求永不要天明吧！」，「炎陽路」的故事，固然是以「喜劇」收場，但是誰能相信明天以後的無數個未來，也是「炎陽高照的晴天」呢？這樣的愛情，還能奢談什麼遠景呢？在他們的人生裏，沒有生死相許的情愛；嘴上的愛，床上的情，也無非只是「幾根無聊的腺體在作祟」，一種「尋歡作樂的情緒」在捉弄着。這樣的人生是脆弱的、頹廢的，是不值得歌頌的，它是現代人因着與時代的疏離感而罹患的精神陰萎症。這羣祇能在床上才有「生命」、「歡樂」，才有「悲哀」、「良知」的人，正如同被命運播弄的芻狗一般，他們的

結局必然是如「流盡了血液，蒼白的死過去，甚至連軀體都化為塵埃」般的悲慘。或許這也是二十世紀男女愛情的一闕哀歌吧。

三、

夏志清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裏，有過「中國過渡時期的戀愛方式」是「富於緊張、焦急、苦悶和各種悲喜劇的可能性」的說法。這是舊時代、舊小說裏從未有過的問題。也許曹又方的作品，正是這一時代愛情的最真實而詳盡的記錄。

她早期的幾篇作品，偏重的是涉世未深的、極端個人化的愛情，充滿了青春期所持有的憧憬、苦悶、焦躁與叛性。這一個時期的結束與日後入世較深，比較人間化的成熟期的出現，該是以「炎陽路」為分境的界碑吧。因此「炎陽路」這篇作品，在「綿纏」一書裏的意義，是具有雙重性的，它表示了偏重刻畫戀愛的青春期的結束，也預示了未來探討現代文明下男女婚姻問題的開端。

農業文明下的婚姻，是終身大事、是生死相許、是患難與共、是地老天荒，生活在工商文明的這一時代的男女，回顧這樣的婚姻關係時，或許會以為是愚

不可及的事吧。因為耳濡目染工商文明的現代男女，對婚姻的認識，祇是如同追求利潤般的重實際與急功近利。「婚姻契約論」、「試婚」等理論的蔚成風潮，似乎表示了現代人已然發現了文明加諸於婚姻的危機，欲圖別闢蹊徑，利用人為的努力，去挽回原本是維繫人倫秩序最主要的綱常，而今已然淪落的兩性關係。然而這樣的努力，也無非表白了現代人在忍受文明的摧殘後的那種挫折與無奈。

「炎陽路」與「綿纏」，正是描寫這一時代婚姻危機的最優秀的作品。

這兩篇作品的最大特徵，是小說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十分地逼近，也就是所謂的較為人間化吧。「炎陽路」裏的瑞求與安成，「綿纏」裏的顧敏純與王吉之，他們的生活是城市平民的典型，人物的造型也是相當的普遍化，不是生活在深宅大院裏的風流才子與絕代佳人。瑞求是一間公司的打字員，顧敏純是「吃穿不愁，醫藥都免費」的郵局職員，安成是長年漂泊在外的海員，王吉之是「相貌並不怎麼樣」的保險公司的小科長。他們的地位祇是社會的中間階層，沒有顯赫的門第可資驕矜，沒有萬貫的家財可供揮霍；因

此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，是不會有風花雪月的不着邊際，有的也無非是殘酷逼人的現實罷了。由這樣的認知出發，再去審視這兩篇作品，或許才能得到作者的原始命意吧。

曹又方是一個熱衷研究兩性關係的作家，也因為她是一個希冀能衝決傳統網羅、掃除傳統垃圾，開創兩性關係新氣象的女性，因此在她的小說裏，也或多或少的可以尋出她對兩性問題所建立的理論，賦予在小說人物的言行之間。「炎陽路」的故事，是欲圖由安成與瑞求的一日生活，去探討「婚前貞操」、「婚外性關係」的問題，「綿纏」雖然是較「炎陽路」要更為自然與人間化的一篇文章，但也可以武斷地判定，這是她「讓婚姻像同居吧」、「創造性的離婚」等理論的一種戲劇化的呈現。

和她早期偏重主觀的敘述比較起來，寫作「綿纏」時期的曹又方，青春期的掙扎與吶喊已然是澈底的消逝了，而顯現的是滄桑過後的疲倦，淒涼與無奈，是澈底的宿命論了。

……即使吵，即使鬧，只要一想到孤零零一個人，單調的班，寂冷的夜，她就會閉上一隻眼。

……一個人，在冬夜裡，實在是太寒沉寂寞了。

——「綿纏」

城市平民因着在社會的中間地位，他們沒有上層權貴階級的榮華、高貴，沒有下層貧民階級的哀苦、低賤，他們有的祇是無數個單調、沉悶的生活，刻板、平庸的思想。這樣的人生是沒有形成壯烈底悲劇的可能性，但是真實的人性却往往是見於這場冗悶、瑣碎的人間鬧劇裏。「綿纏」之所以具有令人感動、使人顫慄的力量，也是在於它顯露了人生的平凡與真實。單調的生活，如同永無變化的季節，會讓人疲乏的。愛情也會疲乏的。經過了初戀的新奇，完成了肉體結合的高峯後，以後的生活也無非是「無聊的電視劇」般的重複而已。婚姻也許是維繫愛情，保有對方的一種方式，但有時它也「不見得能保障什麼」。

一切都像一個斑斕的肥皂泡一樣，美麗過後必然是來了幻滅，也祇有認命的「走下去，走下去，連音響也不會發生」的忍受着凌遲的刑罰。「炎陽路」裏的瑞求，「綿纏」裏的顧敏純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受着悲哀的宿命論支配的人物。

……她還在戀棧，戀棧着付出的感情，一些累積的情意和因循的生活習慣以及精神上的依賴，甚至於他的肉體和性愛方式，都在在使她無法撒手。

——「炎陽路」

她早就習慣了吉之的身體……早已變成生活中的一部份……特別是最近她老是被需要的情緒淹沒着……這時她想着吉之，也許她是能够忍受吉之的。吉之留下來了，他們又過起夫妻的日子來。

——「綿纏」

這樣的婚姻，是悲慘的，喪失了相濡以沫，兩情相悅的「綿長愛意」。

「炎陽路」裏的瑞求，却依然是無法割捨，她仍然盼望着一個「炎陽高照的晴天」來臨。而「綿纏」裏的顧敏純，却終於在第二次的結合後，毅然地向婚姻揮手訣絕，然而在小說的結尾，是不是又暗示了另一個故事的即將重演呢？「做人，實在是可憐的很，光是那幾條無聊的腺體就把人給擺佈了，下輩子不要做人……」，王吉之的自語，或許也是這一個時代裏的多數人，因着愛情與婚姻的挫敗，所共有的告白吧！

在纏綿繾綣的愛情過後，是不是會有一個美好的炎陽高照的明天呢？在斑斕的肥皂泡幻滅後，是不是會有一個創造性的未來呢？曹又方小說中的男女，便是懷着這種宿命的、破滅的、慘苦的悲哀，無語問蒼天。

大漢新書

*綿纏

曹又方著

定價45元

誰都要禁不住「文字的誘惑」，不知不覺地來喜歡曹又方的小說。當「綿纏」於時報副刊出現，在文壇所引起一波波的相當；難免批評界賞她一個「張愛玲第二」的封號哩！美艷的騷動，恐怕也只有當初「張愛玲第二」的風華可與之旗鼓相當；難免批評界賞她一個「張愛玲第二」的封號哩！密，對生命、愛情的熱愛，挫折、掙扎與無奈。文筆犀利、情思綿傳，對生命、愛情的熱愛，挫折、掙扎與無奈。文筆犀利、情思綿者一定沒有「代溝」，對小說存長怯的讀者，不妨看看「綿纏」。

*人間世

李昂著

定價40元

李昂是一身充滿奇蹟的女作家，十七歲即以小說「花季」崛起文壇，成為小說界最受注目的人物。一篇「鹿港故事」，人間世列報發表，以及「回返鄉土」的巨浪，李昂的「查泰萊夫人」的小說，在國內如茶爭論，她的「人間世」的結局已在出版，許是她翻版；正當國內如茶爭論，她的「人間世」的結局已在出版，許是她強有力的答覆。

■郵購九折 ■一本合購特價七三元

■同業批書請洽遠流出版社

大漢出版社

社址：北市復興南路二段一四七號二樓
電話：二一〇二一六〇四
郵撥：一〇〇五九六三